

目 錄

關於達呼爾的民族成分識別問題	傅樂煥 (1)
關於達呼爾語言問題的初步意見	王靜如 (33)
達呼爾氏族、親屬和 風俗習慣的調查報告	林耀華 王輔仁 阿勇綽克圖 (62)
關於達呼爾的來源	陳 述 (89)
關於「薩吉爾迪汗」和「根特木耳」的資料	傅樂煥 (122)

關於達呼爾的民族成分識別問題

傅 樂 煥

壹 基本情况

一 名稱

二 人口和分佈

三 歷史來源

- (1) 達呼爾傳說中的英雄「薩吉爾迪汗」
- (2) 關於達呼爾人歷史來源的幾種舊有說法
- (3) 可靠的達呼爾人歷史的開端
- (4) 十六、七世紀達呼爾人和蒙族的關係

貳 四點識別

一 語言

二 地域

三 經濟生活

四 社會文化心理狀態

叁 達呼爾應該被承認是一個單一民族

一 自願的原則

二 承認達呼爾是一個單一民族對他們發展前途是有利的

三 為什麼少數達呼爾人主張他們是蒙族的一支

解放以後，隨了民族壓迫制度的被消滅，達呼爾人獲得了自由和平等。

1950年國慶節，達呼爾人的代表參加了北京天安門的慶祝典禮。1952年8月，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在達呼爾人民的要求下成立了「龍江縣達呼爾族自治區」。1954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准了新疆省塔城縣原來因包括在清代「索倫營」之下、從而一度稱作「索倫族」的達呼爾人的請求，恢復了他們固有的族稱，並建立了「瓜爾本設爾達呼爾族自治區」。一部分達呼爾人已以自己的族名出現，團結在毛澤東旗幟之下。

與祖國其他兄弟民族並肩前進，共同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

但是，由於有關達呼爾歷史和語言上的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達呼爾人的民族成份問題還沒有作最後決定。這問題存在已久，迫切需要解決。

1953年8月至10月，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調查組，（參加人：林耀華、王輔仁、阿勇綽克圖、陳雪白、傅樂煥）曾在黑龍江省和內蒙呼納盟達呼爾人居住地區進行調查。調查中搜集了一些資料，回京以後，結合舊有的材料，作了比較有系統的整理。這裏是初步整理的一個小結。

達呼爾人的語言、居住地域，和社會文化心理狀態等方面，都和漢族不同，肯定地它不是漢族。

達呼爾人的民族成份問題，主要是它和蒙族的關係問題——它究竟是蒙族的一支？還是單一民族？

以下材料的整理，也着重在它和蒙族的關係方面。

壹 基本情况

一 名稱

達呼爾人自稱為 laur 。據本族人說：譯作「達斡爾」比較接近本音。所以有的地區（如莫力達瓦旗和布特哈旗）的達呼爾人提出：應改譯本族名稱爲「達斡爾」。

在清代滿文文件中，這一名稱的寫法，有 ᡳᡳᡵᡳᡳᡳ (dakur) ᡳᡳᡳᡳᡳᡳ (dagur) 和 ᡳᡳᡳᡳᡳᡳᡳᡳᡳ (dahur) 三種。

在漢文書籍和文件中，「達呼爾」是最通用的譯寫形式（「清史稿」、「八旗姓氏通譜」、「滿洲源流考」……等）。另外還有種種不同的寫法，如：「打虎兒」（「清實錄」等），「達瑚爾」（「聖武記」等），「達胡爾」（雞林舊聞錄），「達瑚里」（朔方備乘），「達呼里」（龍沙紀略，黑水先民傳），「達古兒」（奉使俄羅斯紀程）等。

它還曾被譯作帶侮辱性的稱呼「打狐狸」「大狐狸」。

「達呼爾」是達呼爾人舊有的名稱。

在達呼爾人中相當廣泛地流傳着這樣一個說法。據說達呼爾的族稱是在投清以後才有的。滿文稱「投降」爲「達哈熱」，「達呼爾」就是從「達哈熱」一音變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歷史事實說明它是沒有根據的。

因爲，如果說「達呼爾」是因「投清」而得，這投清的事應是指1639年至

1640年滿族統治者皇太極對「索倫部」的戰役。在這次戰役之後，大批達呼爾人曾被迫轉到滿族統治者的支配之下。但是，在清朝記載裏面，在這次戰役後並沒有立時出現這一名稱。（在清朝記錄中「達呼爾」第一次的出現是在康熙五年（即1666年），原作「打虎兒」，見「清實錄」康熙朝卷二二）。另一方面，在俄國記載裏，當帝俄東進勢力的先遣部隊出現在衛特木河的時候（1639年），他們從當地的愛文奇人處聽到「達烏爾」（Daur）的名字。（拉文施坦：「俄羅斯人在黑龍江」第九頁。）這事發生在清統治者開始向「索倫部」進攻的同年，第二年「索倫部」才被打敗。這有力的說明達呼爾是舊有的名稱，不是因「投清」得來的。

有人說，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一部份達呼爾人歸順清朝，從而產生這個族名（見1953年1月烏蘭浩特市達呼爾問題座談會材料）。這是更不合事實的。尼布楚條約簽訂於1689年。這時候，在清俄兩方面都早已出現這名稱了。

總之，「達呼爾」是在達呼爾人投清以前舊有的名稱。大概因為它的聲音和滿文「歸順」、「投降」的「達哈熱」有些相近，人們就錯誤地把兩個原不相關的名詞牽連在一起。

關於「達呼爾」一字的語源，過去曾有種種的推測：

- （1）由「大賀」氏（遼朝先世部族名稱）變來。（清乾隆帝「遼史語解」卷三）。
- （2）由「達妬」部（唐代「室韋」諸部之一）變來。（日本：池尻登「達呼爾族」）。
- （3）由達呼爾語「達、豪爾」而來。（欽同普：「達斡爾民族志略」）

欽同普說：達呼爾語稱「原來」作「達」，稱所在的地方為「豪爾」，「達豪爾」連讀即「原居處」的意思。據他說：「達斡爾」古時游牧於額爾古納、根、得爾布爾和鄂嫩河等處，後徙居西喇木倫河，哈喇木倫河，又避兵歸居鄂嫩河，因改稱「達呼爾族」。按這裏所說達呼爾族遷徙的路線，並沒有可靠的史料證明。

- （4）由「達怛」（「韃靼」即「塔塔兒」）訛變而來。（阿爾坦噶塔：「達斡爾蒙古考」）。

阿爾坦噶塔說：「達斡爾」與「達怛」之「斡」「怛」二字，……同為一音。蒙文之「塔塔兒」與「塔斡爾」之字形，酷為近似……是以元初之「塔塔兒」頗有由「塔斡爾」誤書之嫌……可證「達斡爾」乃「達怛」之對音，「塔塔兒」之遺部也。

按：這種說法是不合語音變化規律的。

(5) 由「達如花赤」(元代官稱)變來。(失名：「達古爾蒙古嫩流志」)。

作者說：「〔元代〕達古爾部以氏族均配屬官長曰「達如花赤」，後訛爲「達古爾」。按：這種說法也是不合語音變化規律的。

(6) 由索倫語「達璦里」(種田的人)而來。(郭克興：「黑龍江鄉土錄」。

又湯爾和譯中東鐵路局俄籍職員所編「黑龍江」第五四八頁。)按：中央民族學院調查組在索倫族地區(莫力達瓦旗和黑龍江贍仁村)調查：現在索倫語言中，並沒有「達呼里」這一語詞。

這裏我們省略了前面已經否定的由滿文「歸順」(「達哈熱」)而來的說法。

以上各說都是由語音方面出發所作的一些推測。有的是根本不合於語音變化的音律的。有的雖符合於語音變化規律，但是對於一個族名來源的研究來說，單靠語音變化方面來推測是不可靠的。

「蒙古源流」(卷六)記載，約在明萬曆朝的前半，蒙古扎薩克圖土們汗東向侵略，攻打過一個叫做「達奇鄂爾」的部落。有人認爲這個部落就是「達呼爾」(江實譯註「蒙古源流」註文第二七頁引日人和田清的說法)。如果這一說法是正確的話，這是我們所知見於記載的(肯定了的)達呼爾名稱的最早形式。

達呼爾人過去還稱作或被稱作「愛門人」。這名稱的來源也還不清楚。有人解釋說：「滿清把他們(達呼爾人)稱爲『愛軍』，意思就是最親愛的軍隊，因此發到各地方駐守。滿清倒台後，大家就把他們稱爲『愛墨人』」(「黑河專區達呼爾情況」)。這只是望文生義的解釋。因爲在清朝還沒有倒台時，便已經有了這一名稱。按達呼爾語「愛門」是部落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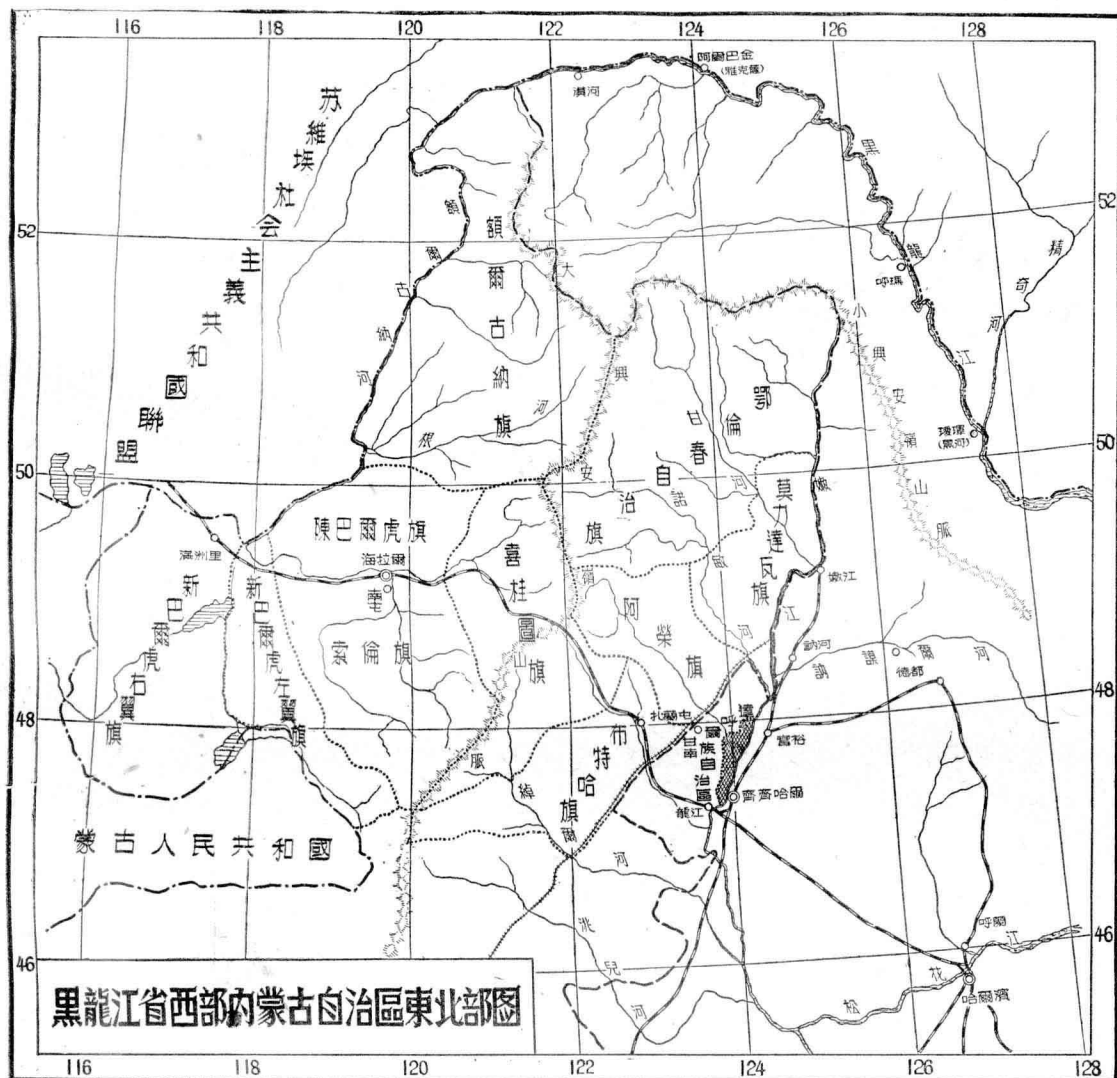
達呼爾人稱漢人爲「尼堪」，這是滿洲語對漢人的稱呼，又稱爲「伊爾根」，這是滿洲語「民人」的意思，與「旗人」(固山尼雅爾瑪)相對稱。清朝時代達呼爾人被編入八旗，從而他們也從滿洲方面輸入了這些名稱。

二 人口和分佈

根據現在掌握的材料，分佈於各地的達呼爾人共約五萬人。

達呼爾人的主要分佈地區是在嫩江(黑龍江省西北部和內蒙古自治區東北角的分界線)的兩岸，和嫩江的一些支流，包括東岸的訥謨爾河，西岸的甘河，弩敏河，阿榮

河、雅魯河等河的兩岸。從現在的行政區劃上說，屬於黑龍江省境的嫩江、訥河、甘南、富裕、龍江等縣，和齊齊哈爾市；以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東部的「莫力達瓦」、「阿榮」和「布特哈」三旗。這是自清初以來達呼爾族的基本居住地區。(參看插圖)



另外，在黑龍江省的瑷琿縣，呼倫貝爾盟的海拉爾市，索倫旗的南屯和莫合爾圖屯，新疆省的塔城縣也有分布。這是在清朝二百多年間有的是在與遷居嫩江的同時，有的是在遷居以後陸續從嫩江這基本地區遷移去的。

在內蒙的一些重要城市，如「呼和浩特」、「烏蘭浩特」和「海拉爾」都有不少

的達呼爾幹部。清朝時在北京駐防的旗人中有達呼爾人，現在北京也應還有他們的後人。

現在達呼爾人居住最集中的地區是黑龍江省龍江縣達呼爾族自治區，佔全區總人口百分之四八（據1953年9月龍江縣達呼爾族自治區材料核算），和內蒙莫力達瓦旗，佔全旗總人口百分之三〇（1953年9月呼納盟統戰部材料）。

各地達呼爾人的具體數字如下：

地 區	人 數	材 料 來 源
黑龍江省	25,406	
齊齊哈爾市	913	(1) 1952年7月黑龍江省民政廳資料
龍江縣(不包括達呼爾自治區)	9,000	(2) 根據(1)和(3)推算
龍江縣達呼爾族自治區	5,916	(3) 1953年8月龍江縣達呼爾族自治區材料
富裕縣	4,738	(4) 同(1)
甘南縣	648	(5) 同(1)
訥河縣	1,464	(6) 1953年9月訥河縣人民政府材料
嫩江縣	1,687	(7) 1953年10月嫩江縣人民政府材料
瑷琿專區(瑷琿縣) 孫吳縣)	1,040	(8) 中央民委會材料
內蒙古自治區	20,801	
莫力達瓦旗	15,797	(9) 1953年9月呼納盟地委統戰部材料
阿榮旗	906	(10) 同(9)
布特哈旗	2,608	(11) 呼納盟統戰部材料；另據1953年布特哈旗旅委會材料為3,142人
索倫旗	1,390	(12) 1953年9月索倫旅政府材料（包括南屯1,224人）
原興安盟索倫山	約 100	(13) 1951年東北訪問團材料
新疆省		
塔城縣(瓜爾本設爾達呼爾自治區)	約 1,800	
總計	約 48,000	

附註：

- (一) 以上數字均根據普選以前材料，普選以後應有一些變動。
- (二) 內蒙各重要城市如海拉爾、呼和浩特、烏蘭浩特等地達呼爾人數目未詳。
- (三) 按呼蘭府志（民國四年印）卷九「種族戶口」項下記宣統元年境內有達呼爾一、二六二人，本縣境內應尚有達呼爾人分布，尙待調查。
- (四) 據偽滿康德十年（1942年）估計，達呼爾族約有十三萬人，（見滿洲事情案內所編印之「興安蒙古」）。又美人拉鐵摩爾謂達呼爾人約有十萬人以上（見所著「滿洲的蒙古人」）。均較現在掌握數字爲多。

三 歷史來源

（1）達呼爾傳說中的英雄「薩吉爾迪汗」

在達呼爾人中，廣泛地流傳着關於薩吉爾迪汗的傳說，差不多每個成年以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無疑地，他在達呼爾人中佔據一個重要地位。個別達呼爾人甚至說，要決定我們的民族成份，最好能弄清薩吉爾迪汗是什麼人。這種單從血統方面來判斷民族成份問題的提法，雖然是不够正確的，不過它也反映了薩吉爾迪汗在說者觀念中的地位。

中央民族學院在1953年的實地調查中和在室和內的資料搜集中共得到了約三十件有關薩吉爾迪汗的傳說，把這些傳說綜合起來，可以看出以下兩點：

第一：各種傳說的內容雖然是非常紛亂的，但是可以抽出一個中心，便是：薩吉爾迪汗先從黑龍江的北岸來到黑龍江的南岸，後來又由黑龍江上游渡江西去，他帶走了一部分部下，遺留下他部下的另一部分——這被遺下的人們便是今日達呼爾人的先人。

第二：原來傳說中沒有明確說出薩吉爾迪汗存在的時代，就各種說法所透露的情況來看，他是明初以後至清初以前的人可能性比較大一些。有的傳說中具體地指出了他是某時代的某個人，那都是後人有意附會上去的。

具體指出他是某某人的各種說法，主要說他是成吉思汗的一家人——有的說是成吉思汗的兄弟「搠只哈撒爾」（阿爾坦噶塔）；有的說是別人替成吉思汗所生的兒子「珠其哈斯熱」（烏蘭浩特座談會）；有的說他是成吉思汗的曾祖「哈不勒汗」（偽滿時編「滿洲國現住民族」）。這幾個說法中以「搠只哈撒爾」一說產生最早，是在「九一八」左右。其餘各說都在此以後。但也都在偽滿時代。這時期正是一部分達呼爾知識分子高唱「達呼爾」和「蒙古」出於同源的時期。各說所傳薩吉爾迪汗和成吉思汗身分關係的不同（「兄弟」、「別人替生的兒子」和「曾祖」），反映了這些說

法產生過程中的矛盾。

另外，還有人把他和歷史上的「黑水國」相結合，說他是「黑水國」汗，這是清朝花靈阿的說法。花靈阿因為唐代靺鞨族的「黑水部」在黑龍江地區曾建立國家，而達呼爾族也居住在黑龍江地區，同時傳說中有薩吉爾迪汗，他推測這黑水國便是薩吉爾迪汗的國家。顯然他這推測所依據的基礎是太薄弱了。

結合歷史記載來研究，我們已找到了一個人，他的事蹟是和薩吉爾迪汗傳說故事中心內容相符合的，但是現在還不能夠得出他就是薩吉爾迪汗的結論（參看本刊本輯傅樂煥：「關於薩吉爾迪汗和根特木耳的資料」）

不過，可以肯定的說，過去所說他是成吉思汗一家人的說法是不可靠的。

（2）關於達呼爾人歷史來源的幾種舊有說法

一般達呼爾人追述本族歷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本族先人從「黑河（黑龍江）下來」時為止，對於更前的歷史是不清楚的。

約在一百年前達呼爾人花靈阿寫「達呼爾索倫源流志」，開始了本族歷史來源的探究。據說清統治者也曾兩次派專人到達呼爾地區調查本族的來源。第一次在同治十年，調查結果說是「女真」後裔，「上邊」不信。第二次又來調查——在光緒六年（一說在光緒二十二年）。調查結果說是「契丹」後人。以後便沒有再來查考（據莫旂老人座談會談）。民國以後更有不少人對本問題進行研究。截止現在，根據我們業已掌握的資料，本族人和本族以外人所寫的歷史已有八種（只就已成專書的列舉，至於一般書籍或文章中偶而涉及本族來源的，沒有計算在內）。這八種的名稱是：

- 一、花靈阿：「達呼爾索倫源流志」（滿文，傳抄本，清道光廿七年）。
- 二、郭克興：「黑龍江鄉土錄」（民國十五年印）。
- 三、孟定恭：「布特哈志略」（遼海叢書本，約民國二十年成書）。
- 四、阿爾坦噶塔：「達斡爾蒙古考」（1931年印）
- 五、欽同普：「達斡爾民族志略」（偽滿時印）。
- 六、失名：「達古爾嫩流志」（稿本，偽滿時寫，解放後定稿）。
- 七、孟希舜：「達斡爾民族志稿」（1954年油印）。
- 八、日人池尻登：「達斡爾族」（1941年）。

上面所列舉的八種著作中所提出的達呼爾人來源的說法，計有以下幾種：（一）是隋唐間黑水國的後人；（二）是遼代契丹族的後人；（三）是唐朝室韋部後人或室韋部中之「達姁部」的後人；（四）是宋元間「塔塔兒」部中的「白韃靼」的後人或「塔

塔兒」部後人；（五）是早期蒙族的後人等。

「黑水（靺鞨）」「契丹」「室韋」「塔塔兒」等——這些歷史上的國家或部族先後在「黑龍江省—呼倫貝爾盟」地域生存發展，並建立過有力的組織，有的還會建立了朝代，以至名聞於當時遠在南方的漢族王朝，從而在中國歷史上有了記載。達呼爾人早期（距今四百五十年前，詳後）便居住在黑龍江下游的東岸。就地域說，它或是處在上述各族的範圍之內，或是在他們的近鄰，它是這些國家或部族中或甲或乙的後人不是沒有可能的。

達呼爾人的語言屬於「蒙古語族」，但它不同於現代的蒙古語（即內蒙蒙古族人民所說的語言）。結合這語言的特點來看，達呼爾的先人應該不出兩個可能：一個是說着屬於「蒙古語族語言」的古代部族；另一個可能——如蘇聯大百科全書（第十四卷）所提出的——是古代「蒙古化的通古斯人」。

以上舊有各說所提出的「黑水」「契丹」「室韋」「塔塔兒」（但不是「白韃靼」）「蒙古」等古部族，從語言屬系來說，也不出這兩語族的範圍之外（「黑水」屬「通古斯語族」，其他各部族均屬「蒙古語族」）。然而由於資料的缺乏，以上各說的提出所依據的材料，都還不能證成它的說法，以致甲說乙駁，乙說丙斥，還沒有一種取得大家的共同承認。我們也曾仔細地考察了各個說法，認為在現有的證據下，還都不能成立。一部科學的達呼爾人民的古代歷史還必須根據可靠的資料重新寫起。

這裏我們不打算把舊有各說一一介紹，現在只就兩個最有力的說法——「契丹」後裔說和「白韃靼」後裔說，略加說明，作為我們對舊有各說不能相信的例子。

（一）契丹後裔說

這是從清代中年到現在一直流行的一種說法。這說法的主要根據是達呼爾的族稱是從遼朝契丹先世部族之一「大賀氏」而來的。另外並沒有更多有力的證據。

說「達呼爾」是由「大賀」氏一音變來，從清朝統治者弘曆（乾隆）開始。乾隆時因改譯遼、金、元三史中的名稱，見遼史中有「大賀氏」，他想到了「八旗姓氏通譜」裏記載的「達呼爾」的名字。由於這兩名稱發音的近似，他便拿「達呼爾」來對譯「大賀氏」，從此「達呼爾」和「大賀氏」發生了連系。在以後清朝的一些著作中，沿襲了他的說法，說達呼爾是契丹大賀氏的後人。

我們不能說達呼爾和契丹一定沒有關係，但是現在的證據還不足以證實這一論點。

1953年央中民族學院調查組，在達呼爾地區曾聽老鄉說，過去有人曾見「遼時眼

本」，裏面記載的遼人名字和語言與達呼爾語言相同，由此可證達呼爾是遼的後人，（1953年呼納盟統戰部材料也有類似說法）。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大的。因為我們知道契丹文字到金朝初年雖還有人應用，但以後便成了被人忘却的死文字。約在三十年前，在熱河遼代統治者的陵墓中發現了契丹文的石刻。儘管經過一些歷史學家的努力，到現在它還是一種不能通曉的文字。說有人還拿契丹文當作通用文字來應用是不可能的。

（二）白韃靼後裔說

這是九一八左右，達呼爾人阿爾坦噶塔在他所著「達斡爾蒙古考」中所提出的說法，現在在達呼爾人中相當流行。

阿爾坦噶塔主張：達呼爾是「元朝秘史」裏所記「察阿安塔塔兒」四部的遺部。宋朝孟珙「蒙鞑備錄」裏面記載有「白韃靼」，這「白韃靼」就是「察阿安塔塔兒」（蒙語「察阿安」是「白」的意思），也就是達呼爾族的先人。

阿爾坦噶塔這種說法包含兩種錯誤：第一、「白韃靼」不是「白塔塔兒」；第二、「白塔塔兒」（察阿安塔塔兒）和達呼爾人間的關係還不能建立。

「蒙鞑備錄」所記載的「白韃靼」指的是居住在舊綏遠省境突厥種的「汪古部」，這在歷史學界早有定論（參看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證」；日人櫻井益雄「汪古部族考」，載日本東京「東方學報」第六期；又陳捷等譯：箭內互著「兀良哈及韃靼考」第三九頁）。它和元朝秘史裏的「察阿安塔塔兒」是沒有關係的。

拋開「白韃靼」的問題不談，「察阿安塔塔兒」是不是就是達呼爾人的先人呢？欽同普早已提出不同的意見。欽同普說：「但四種當時被成吉思汗盡殲，所餘幼小又分爲奴婢使用，則察阿安四種豈能再成部族之團哉」。（達斡爾民族志稿第七五頁）我們並不完全贊同欽同普的說法，不過阿爾坦噶塔所說達呼爾就是白塔塔兒部後人，還須提出證據才能成立。

（3）可靠的達呼爾歷史的開端

可靠的達呼爾族的歷史，自十六世紀初年開始。

約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年（明武宗正德初年），達呼爾人「四大姓」之一「郭貝勒」氏的祖先「薩吉達庫」已定居在精奇里江一帶。

過去所知達呼爾族人的最早事蹟，是從1634年達呼爾領袖「巴爾達齊」和滿族統治者建立關係時起。1953年秋季中央民族學院調查組在達呼爾族地區發見「郭布勒氏」先人阿那保（清乾隆時人）的「家傳」（原書名「勤勇公紀恩錄」，滿文。參看

〔附註一〕)。這「家傳」追述阿那保的先代世系自烏默特的四世祖薩吉達庫起，那時「薩吉達庫」居住在精奇里江東岸布丹河北的「郭貝勒阿彥」。可惜這家傳記載簡略，沒有能够告訴我們更多的事情，但它肯定地說出了薩吉達庫的居住地點，和薩吉達庫以下四世至烏默特各代的名字。根據這些名字我們可以列成下面的世系表：

	—長子
	—次子
薩吉達庫—元德果勒—斯瓦齊—哈達尼—	—三子：烏默特
	—四子
	—五子：闊吉羅……阿那保

按：烏默特於1640年和巴爾達齊同時投清（「清實錄」和「開國方略」中均有記載）。從上面的世系，可以把這一支人的歷史上推四代，以三十年一代計算，約一百二十年。這要算現在所知達呼爾人事蹟的最早記載了。

換一句話說，現在我們確知：至少在十六世紀初年（即明正德年間），一部份達呼爾人已定居在精奇里江畔。

從薩吉達庫以下（十六世紀初）至巴爾達齊，烏默特投清以前（十七世紀初）這一百年間，達呼爾人的具體情況還不太清楚。更具體的關於他們活動的紀錄是自十七世紀初年開始。這時清朝和俄國兩方面都有了記載。

結合清朝和俄國的材料來看：在十七世紀初年，東起黑龍江下游東岸支流「牛滿江」（即今蘇聯境布里雅河）往北，中經精奇里江（今蘇聯境「結雅河」），西達黑龍江上游石勒克河（今蘇聯境石勒克河），以迄雅布羅諾威嶺以東這一廣大區域是達呼爾（和索倫族等通古斯語族各族）的分布區域。俄國歷史上把這一區域稱做「達呼里亞」（參看附註三之①和②）。今天連接北京—莫斯科的大鐵路在出國境以後不遠，有「達烏里」（或作「刀利亞」）站，也還是這時期歷史的一個遺跡。

在這一廣大地區上，如果我們以黑龍江北面突出部分的中心點——清代「雅克薩城」（即今蘇聯「阿爾巴金」城）所在——為基點，來劃分一下，把居住在東面的達呼爾族人作為東方的一支，把西面的作為西方的一支。可以看出在清朝的記載中對於這兩支人情況的了解在程度上是有差別的。

東面一支（從雅克薩以下，經精奇里江南下達布萊雅河）距離清朝較近，與清朝的關係較密，清朝的記載記錄較多。最初他們的活動並不是以自己的族名出現的，而是被概括在「索倫部」和「薩哈爾察」部落（或「地方」）的名稱下面。「薩哈爾察」

是滿洲話黑色貂皮的意思，因為本區出產黑色貂皮，所以有了這個名稱。（參看附註二）

這一支人在十七世紀的三十年代，先後由首領巴爾達齊（1634年），與博穆博果爾（1637年），和滿族統治者開始建立了聯系。（「清實錄」「太宗朝」卷二〇，又卷三五）

1639年——40年滿族統治者向「索倫部」（包括「索倫」和「達呼爾」）進行大規模的侵略，一部分「索倫部」下的人，如巴爾達齊、烏默特等和他們的部下站在滿族統治者方面，但大部分「索倫部」人在博木博果爾的領導下，進行了堅決的反抗。戰事在今呼瑪河口對岸至雅克薩城一帶舉行，在一次戰鬥中「索倫部」方面曾有六千人參加作戰。這次戰事中「索倫部」失敗了。博穆博果爾西逃，最後在今赤塔附近也被清軍所俘。這次戰爭中索倫部落共有「男子三千一百五十四人，婦女二千七百一十三口，幼小一千八十九口，共六千九百五十六名口」被滿方俘虜。（「清實錄」太宗朝卷四九，又卷五一）

儘管索倫部在這次戰爭中敗了，一部分索倫部人被俘了，未被俘走的人還住在原來地區。新的災難的降臨——帝俄勢力的東進——才使他們在今後幾十年間陸續遷到嫩江流域。

這是東方一支人的情況。

西方一支人的活動，清朝方面記載是不夠清楚的。俄國方面的材料多少彌補了這一缺憾。

蘇聯潘克拉托娃院士主編的「蘇聯上古中古史」敘述這時達呼爾人的情況說：

「達呼爾人和他們同種的滿洲諸部落、沿黑龍江居住着。在第十七世紀中，達呼爾人業已為一高度文明的人民。他們結成村落而居，從事於農業，種植各種的穀物，蔬菜和果樹。他們又有大羣的牲畜，並由中國輸入家禽。除了經營農業和養育牲畜外，達呼爾人還相當從事於狩獵產毛的動物，特別是他們土地中所盛產的黑貂。富庶的黑龍江地區吸引了鄰近的中國封建主們，他們逼使此區的居民，以黑貂向他們納貢。中國的稅吏以及攜帶了他們的商貨的中國商人們，每年到黑龍江來。達呼爾人們從中國人處獲得絲織物和金屬，他們並受中國的影響，開始建造以薄紙（代替玻璃）糊窗的房屋，且改穿中國的服飾。達呼爾人有若干防衛鞏固的城市」。（省徵譯：「蘇聯上古中古史」第二八一頁中華書局出版）

這一段記載是包括了達呼爾東西兩支人整體說的。這裏所說達呼爾人的情況比較清朝

記載中所見顯得更進步一些。蘇聯大百科全書（第十三卷）並說「在十七世紀，當俄羅斯人出現於黑龍江中游之際，他們（達呼爾人）為最大的居統治地位的部族」。

帝俄勢力到達黑龍江地區並不太早，1639年他們開始聽到了「黑龍江」的名字，並聽說住在烏爾卡河 urka（黑龍江北岸一小支流，在雅克薩城之西，舊漠河縣對岸）「達呼爾」人的情況。1643——46年波雅爾可夫奉雅庫次克城將軍之命，率領一百三十二人探查黑龍江，在結雅河（精奇里江）流域遇到了達呼爾人。這是帝俄人和達呼爾人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拉文施坦：「俄羅斯人在黑龍江上」第九——一三頁）。上引蘇聯上古中古史關於達呼爾人的敘述便是根據這時的記載寫成的。

從這以後，帝俄統治下的哥薩克人在本地區對達呼爾人和其他各族人民進行了長期的掠奪。當地人的落後武器是敵不過哥薩克人新式火器的威力的。因此在對帝俄的反侵掠戰中，達呼爾人和其他本區居民受到嚴重的損失。這門爭繼續了四十多年，直到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才告一結束。

在帝俄勢力到達本區以前，這裏的居民已和清朝方面建立了連繫。因為當時清朝的注意力正在南方，對本區的事情無暇兼顧，直到「三藩」平定後，康熙才有可能把力量轉向這一方面，從而有尼布楚條約的締結。

就在這幾十年的反抗帝俄侵掠的鬥爭中，達呼爾人（和索倫人）被迫放棄了他們在黑龍江北的原居地區——一方面由於帝俄的侵掠，一方面由於清方斷絕俄方食糧來源的戰略——南遷到嫩江西岸，開始了今後三百年的生活。

在達呼爾西方一支人的活動中，應該一提的是「根特木耳」的投清和他的北遷。

根特木耳原居黑龍江上游石勒克河流域。1653年（順治十年），因受帝俄勢力的壓迫，他遷到額爾古納河的東岸。嫩江上游甘河一帶也曾是他和部下的居住的地方。以後，在康熙五年（1666年），他又越過額爾古納河遷入俄國勢力範圍之內。他所帶走的除他的家屬以外，還有部下三百多名（三個佐領）。俄國材料稱他為「達呼爾王子」，又說他是「通古斯」人。（巴德雷：「俄國、蒙古、中國」）

總之，從本時期清俄兩方記載來看，這時達呼爾人和通古斯系人的關係是密切的。

（4）本期與蒙族的關係

明末清初科爾沁部的勢力範圍北達嫩江一帶，他們是達呼爾西南方面的鄰人。

「蒙古源流」（卷六）記載，蒙古扎薩克圖土們汗曾攻打過東方的「珠爾齊特」「額里克特」「達奇鄂爾」等三個部落，使他們向他輸「貢賦」。（時間約在1571——1590年間，即明萬曆朝的前半）。根據日人和田清的考證，這個「達奇鄂爾」就是達呼

爾。（他並認為「珠爾齊特」是女真，「額里克特」是索倫。）和田清的原書我們未見到，這只是根據轉引。按這時土們的根據地在今熱河小庫倫一帶，距離達呼爾的居住地區相當遼遠，和田清的說法我們還不敢深信。如果他的考證不錯的話，土們攻打「達奇鄂爾」應該是通過科爾沁或指使科爾沁來打的。

1634年（清皇太極天聰八年）當巴爾達齊初次出見於清廷的時候，清方得到報告說「科爾沁國噶爾珠塞特爾……等，各率本部落人民託言往北方索倫部落取貢賦自給」。清朝方面因而命令巴爾達齊「速還國，恐致噶爾珠塞特爾等襲取其地」。（「清實錄」太宗朝卷一八）

1629年（康熙三十一年），即在尼布楚條約後三年，「清實錄」記載科爾沁的王台吉等向康熙貢出了「所屬之席北、卦爾察、打虎兒等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八丁。」（「清實錄」康熙朝卷一五五）這時達呼爾人早已和清朝直接接觸，為什麼還有大批人在科爾沁的屬下，還待考證。不過這材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便是科爾沁把這批人異樣看待，從而把他們獻了出來。

歸清以後，達呼爾人被編入八旗，成為「新滿洲」的成員之一，和蒙族分屬於不同的行政體系，關係更形疏遠了。

以上我們簡單地說明了有關達呼爾人歷史來源的幾個問題，總結起來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達呼爾人中傳說中的英雄「薩吉爾迪汗」究竟是怎樣的人還不能確知。不過可以肯定的說，過去所說他是唐代「黑水國汗」或成吉思汗一家人等等說法都是後人强行附會上去的，是不可憑信的。

第二、達呼爾人的早期歷史由於資料的缺乏，現在還不够清楚。結合他們的語言特點看，他們的先人有可能是一個說着屬於「蒙古語族」語言的古代部族，也可能是古代「蒙古化的通古斯人」。歷史上在黑龍江地區曾先後出現過說着這兩個系統語言的部族，如「室韋」「契丹」「塔塔兒」「蒙古」「黑水（靺鞨）」等。達呼爾人和他們中間或甲或乙有血統上的關係是有可能的。但是舊日各個研究者所提出的說法，證據不足，還不能建起這一聯系。

第三、從開始有可靠的記載以後，四百五十年來，達呼爾人處在一個為通古斯系各族人（索倫、滿洲等）所環繞的環境中，和他們緊密連系並生活在一起。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年，他們居住在精奇里江流域索倫等通古斯系人分佈的地帶，十七世紀

初年，他們和索倫族一起共同反抗過滿族統治者和帝俄的壓迫，最後又和索倫族一起南遷嫩江流域，被編入了滿洲八旗。

同時期它和蒙族的關係是疏遠的。它曾遭到科爾沁噶爾珠塞特爾的侵襲，又曾被科爾沁的「王台吉」「獻給」清康熙統治者。換一句話說，自有可靠記載以來，達呼爾人和蒙族是分別發展的。

在達呼爾的民族成分識別問題上，有人主張達呼爾是蒙族的一支。這一派人在歷史方面的依據便是：在血統上達呼爾和蒙族可能是同一來源。前面列舉的材料，說明了這還是不能證實的說法。另外，更重要地，他們沒有了解「民族並不是種族的人們共同體，也不是部落的人們共同體，而是一個歷史上形成的人們共同體」。（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他們忽略了至少近四百多年達呼爾和蒙族分別發展的事實。也沒有看到原來是一個部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可以形成幾個民族的例子。蘇聯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過去曾是東斯拉夫一個部族下的三個部落。由於歷史上互相的軍事衝突，外來的影響和經濟上的原因，他們已發展成三個不同的民族了。

貳 四點識別

以下我們就達呼爾人的語言、居住區域、經濟生活、和文化習俗等方面來看一看達呼爾族和蒙族有什麼關係和區別。

一 語 言

達呼爾人有自己的語言，沒有自己的文字。

達呼爾語是蒙語族系統中的一支語言，但是由於歷史發展的結果，它已成為一個獨立的語言。

在達呼爾人的記憶裏，和在文獻的記載中，迄解放以前，他們沒有使用過蒙文的遺跡。清朝時代他們使用過滿文。1951年起，內蒙地區內小學校改用蒙文上課。新疆的達呼爾人使用滿文字母，寫錄自己的語言。

根據王靜如教授的意見，達呼爾族語言的特點計有以下幾項：（詳參本刊：王靜如：「關於達呼爾語言的初步意見」）。

（1）從達呼爾語基本詞彙和文法構造的特質考察，可以斷定它是屬於「蒙古語族」系統中的一個支派。過去有人認為達呼爾語屬於滿洲通古斯語族的說法，是不對的。

但是，達呼爾語不同於現在的蒙古語（即內蒙蒙古族人民所說的語言）。它和現代蒙古語是「蒙古語族」下平行的「語支」。它們各自是獨立的語言。

從達呼爾語言內部發展規律推測：在古蒙語時期（十三世紀以前）它可能是屬於古蒙語的方言之。蒙古帝國建立以後，它也曾受過中世蒙語統一語言的影響。達呼爾語的基本詞彙中有許多詞和元朝的「至元譯語」和明初的「華夷譯語」所記錄的蒙語有關聯。在蒙古帝國崩潰以後，統一的蒙古語言瓦解了，未被磨掉的達呼爾語便獨自發展起來，漸漸地形成爲蒙古語系統中的一個獨立的語言。

（2）在達呼爾語獨立發展的過程中，它們的詞彙、音系和字義以及語法構造等方面，都呈現出和其他蒙語發展相異的情況。具體的說：

- 一、在詞彙方面：它保留了大量自己特有的詞彙，爲蒙語中所沒有。同時在和蒙語語根有關聯的詞彙中，有些因保留蒙語的古音、古意及偏義以致和今蒙語有了歧異。
- 二、在音系方面：它破壞了蒙語音韻諧調律而自成系統。在元音分化及輔音同化異化的過程中，使一些原與蒙語同源的詞，變成了和今蒙語只有局部相同或完全不同。
- 三、在語法方面：它保留了一些古蒙語語法的構造，爲今蒙語所不用。另外，在語法變化上和變化所用附加詞中也和其他蒙語有相當大的歧異。

這樣就使達呼爾語具備了獨立語言的基礎。

在這一基礎上，更由於達呼爾人長期和操滿洲通古斯語的人及操其他語族人密切交往，從而在它的日常用語中融合了不少的滿洲通古斯語詞和其他語詞。因此，達呼爾語的獨立性質就更加顯著而確定了。內蒙烏珠爾同志就達呼爾語常用的二千五百個詞和其它語言作了比較。根據他比較的結果：達呼爾語中和蒙語相同或相似的，約有30%以上，和今蒙語不同的，包括借詞及其他，約有50%以上。（烏珠爾以1953年內蒙自治區人民政府就「滿達語彙」一書所收達呼爾詞和蒙語詞對比的材料爲基礎，又就莫力達瓦旗供給的另一「滿達語彙」所收材料補充，共得約二千五百字）。這已足夠說明達呼爾語和今蒙語的距離了。

自然，如果我們只從一些基本詞彙來作比較，達呼爾和蒙語相同和相似的數字要超過30%，如郭文通用海拉爾區達呼爾語一千字詞彙和蒙語文作比較，所得結果爲：相同或相似的佔這一千字總數的30%。但我們知道，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基本詞彙在詞彙中所佔數量是很小的（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單從基本詞彙